

蜃楼外史

足本

庾岭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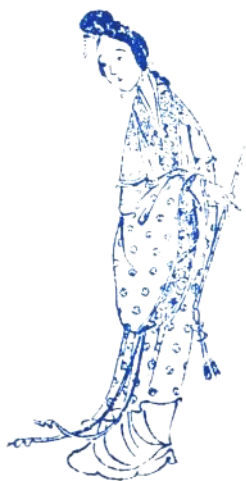


趙文華



慈人憐

動人心



内 容 提 要

官、匪、寇相互勾结，贪赃枉法，搜刮奸淫。赵文华身为高官，不为国家除暴安良，却与娼妓惹人心、动人怜、月月红、月月鲜等左拥右抱，同床而卧，甚至搜寻性药以助其乐，丑态百出。该书风格诙谐活泼，笔调犀利流畅，将贪、嫖、赌、淫、霸等丑态刻画得入木三分，较《蜃楼志》有过之而无不及。

现根据光绪乙未沪上文海书局石印本《绣像蜃楼外史》，并参照其它版本，经点校整理后印行。为保持原作之貌，对内中词语段句未做任何删节，并保留原书中插图，以飨读者。

目 录

第 一 回	圣天子有心灭寇 施妙策双收名利	(1)
第 二 回	众朝臣无意兴师 逞奸雄全无法纪	(6)
第 三 回	称私心满载金银 假公子大肆贪婪	(15)
第 四 回	结奸党暗商密计 诉前情大发狂言	(23)
第 五 回	叙友谊纵谈风月 俟回音着意烟花	(32)
第 六 回	访名花乐而忘返 通岛寇喜从中来	(45)

第 七 回	得音书功名成就 乐心情倚翠偎红	(61)
第 八 回	破寂寥隔壁像声 演戏法当场献彩	(74)
第 九 回	假施为出兵接战 真能干赴敌交锋	(85)
第 十 回	牛头山将星降尘世 骊珠洞杰士得天书	(94)
第 十 一 回	花下遇佳人牵情投宿 酒中闻大盗弄法驱凶	(106)
第 十 二 回	巨眼识英雄愿招快婿 慧心推闺阁欲试真才	(119)
第 十 三 回	夸大口引起风波 试真情直往巢穴	(130)
第 十 四 回	诉情由崇正辟邪 倾肝胆志同道合	(142)
第 十 五 回	显英雄古寺遇妖 救婵娟荒山斗法	(151)

第十六回	绕道送姣娘三雄结义 关心除巨寇四海闻名	(165)
第十七回	生铁佛邪术惊人 钻天龙血心泄恨	(179)
第十八回	约三事弃邪归正 赴双龙除暴安良	(194)
第十九回	董大林巧使迷光镜 沈楚材连发掌心雷	(215)
第二十回	比工夫计除巨寇 显英雄力剿双龙	(230)
第二十一回	独角兽奉命抢美 两头龙大势遭瘟	(245)
第二十二回	胡须离嘴顿变青年 姬妾感恩免伤粉面	(260)
第二十三回	闻小姐逢凶化吉 阿鞭蓉作怪兴妖	(272)
第二十四回	恶妖魔暗布宇笼 美英雄明遭圈套	(286)

第二十五回	听海外奇谈是非莫判 得道中至理邪正攸分	(299)
第二十六回	谈往事英雄遇鬼 著武经闺阁展才	(311)
第二十七回	感动芙蓉城主赐梦仙衣 瞒过遼遼国王幸全玉体	(325)
第二十八回	传边报决意亲征 定奇谋克期破敌	(338)
第二十九回	察虚实顿生妙计 展威风悉仗奇能	(351)
第三十回	胜敌兵全亏妙算 奏凯歌空忆美人	(363)

第一回

圣天子有心灭寇 众朝臣无意兴师

传中事实本非真，海市蜃楼作主宾。

写出村言间俚语，前朝遗迹恰如新。

从来稗官野史，寓言骂世，或借景抒怀，称扬的无非忠孝节义，痛骂的悉是奸盗邪淫。虽是假语村言，而言者既不特无罪，且可借以警世，俾知流芳遗臭后世，自有公论。这且慢提。

且说明朝嘉靖年间，严嵩父子当国，揽权纳贿，卖官鬻爵，以及陷害忠良，闭塞言路，无所不至，弄得朝廷中的政事七颠八倒；更有那赵文华、鄢懋卿等一班奸佞拜在门下，见面时无非乞怜献媚，百般趋附，全不顾貽笑于人。故所行的事，更无一毫光明正大，有益国政的念头。

那时，嘉靖皇爷也算是一位贤明之君，不知怎么与严嵩也是前世的缘分，见了严嵩先自欢喜，凡是他所奏的话，不论什么无不言听计从。所以严嵩更加势大滔天，无恶不作，每常在天子跟前，所奏的无非是天下太平、万民乐业的话头；若刀兵水旱民间疾苦等事，非特不肯奏闻，且是生平所最厌听见的事情，不道不能称他的心。

是时适有奸民汪直、陈东、徐海等，因犯了重罪逃往海岛，勾结岛酋夷目妙美，兴兵分道入寇，攻打江南。虽

有防守的军士，无奈兵力单薄，不能抵挡，被岛兵连次得手。边城守将连连差人至省请救，江南总督陆凤仪因自己标下兵单将少，知道贼势厉害，不敢轻敌，连忙修成告急本章，差人星夜进京，飞请朝廷连发救兵。不期去了许久竟杳无音信，沿海边城已被岛寇占去数处。闻得即日要来攻夺苏常，只得又修一本，差标下妥当将弁，日夜兼程赶趲入都，进呈御览。哪里晓得皇上在深宫之中，并没有看见这两道本章过。却是为何？

看官有所不知，原来凡是外省进呈的表章，均要往通政司处挂号，然后由通政使送入内阁。那时严嵩一见此本，以为无甚紧要，且或者是边将有意冒功，故说得如此凶险，因之特将此本捺住。

不期过了数日，又有一本到来，严嵩一想，头一次既然已经捺住了，此次若然进呈，岂不将前次的捺搁弄穿了么？因此绝不提起，意欲慢慢想个法儿入奏，再行请兵前往。那些在朝文武大半是他的羽党，见严嵩如此，也就不敢言的了。即有一二忠良，虽知岛贼入寇，到底不晓得底细，亦不敢轻易参奏于他，只是暗中愤恨，怒骂严嵩之弄权而已。

不意事有凑巧，那日嘉靖皇爷设朝，文武百官山呼舞蹈，朝见毕，各归品级台前站立。值殿官大呼：“有事出班启奏，无事卷帘退班！”

天子见诸臣并无奏章，正拟返驾回宫，忽听得午朝门外有人将登闻鼓击得咚咚的响。天子大惊，方欲降旨查问，只见黄门官头顶表章走进午门，匍匐丹墀之下奏道：“今有江南督臣陆凤仪，前因岛贼入寇攻击沿海边城，曾修告急

本章两道进呈御览，未蒙发一兵一卒，今岛贼猖狂更甚，又犯苏常两处，江南危在旦夕，不得已又遣麾下将弁倍道进京，击鼓奏闻，冒渎天听。今将该督本章呈上，求万岁龙目一观，便知其细。”

原来这个黄门官与严嵩素有仇恨，往常无可奈何他，却好今日遇着此事，便也不肯轻易放过，据直一一奏闻。

当下接本官将这道本章接去，铺在龙书案上，天子用目一观，勃然大怒，即着近侍将本章当殿宣读一遍，把个严嵩吓得面目失色，正欲上前巧辩，只听得嘉靖皇爷厉声问道：“岛寇如此猖獗，日前陆凤仪既有告急本章，严嵩为甚不早奏闻，究竟是何意见？”

严嵩见帝心大怒，只得免冠叩头奏道：“臣该万死，臣愚以为小丑跳梁，地方官自可平定，深恐有劳圣虑，故此未敢呈奏。”

嘉靖皇爷大怒道：“目下贼势已盛，汝尚言小丑二字耶！且此军机大事，汝竟敢隐匿不奏，宰相可谓有权矣！”

严嵩知帝心甚怒，又免冠顿首奏道：“臣愚昧该死，应受诛戮。但臣受圣上知遇之恩，忝总师干已有多多年，今圣上疑臣隐匿军情，存心如此，臣将何以报国，又何以偷生人世耶！”奏罢以首触地，痛哭失声。

嘉靖皇爷见他这般分说，到底信任多年，早已将怒气消了大半，即刻降旨，严嵩着交部严行议处，又向众臣道：“贼寇如此猖狂，一刻不可容留。汝众卿中谁能领兵前往，为朕分忧乎？”

众臣见问，均各面面相觑，一言不发。

嘉靖皇爷连问数次，见众臣无一回奏，不禁勃然大怒道：“养兵千日，用在一朝。食君之禄，自当分君之忧！怎么到了紧要的时候，尔诸臣竟无一人为朕分忧，敢于领兵前往者？难道一任岛贼无礼么？”

众臣听了，愈加不敢回奏。

那时严嵩虽经交部严议，犹站在品级台前，正在面红耳赤、万分没趣的时候，听见万岁动怒，诸臣不敢开口，心中暗暗喜悦。他毕竟知道嘉靖皇爷的性情是最怕烦恼的，因此老着脸皮上前跪下奏道：“臣一时愚昧，荷蒙圣恩，不加诛戮，仅予部议。臣虽肝脑涂地，无以报鸿慈于万一，特是目下岛贼披猖，督臣无能御敌，朝中又无致果杀敌之才，敢于领兵前往，以致圣心烦恼。臣既深受隆恩，自当为陛下分忧。臣愚以为现任工部左侍郎赵文华，文韬武略、足智多谋，前奉旨着往山东查办事件，不日将回。此人名望素著，江浙人民望他无异云霓。臣愿保其前往讨贼，指日定奏奇功。伏望万岁恩准！”

嘉靖皇爷初时也不理他，后来见他奏承了几句，又是为岛寇的事保举人员，真是赤心为国，便不知不觉的合了心意了。随即准奏，降旨升赵文华为兵部尚书，命他督师征讨，一面又降旨，着河南山东两省，挑选精壮人马十万，迅赴江南，其江南之水陆兵弁，悉归赵文华节制。倘有三品以下文武官员不遵调遣者，准其军法从事。这道旨意一下，兵部司官立即行文两省，征调去讫，这且丢过不提。

且说赵文华前奉旨往山东，查办御史参奏山东各官案件，山东巡抚知其爱财如命，即与属下各官商议公送白银

二十万两，托其弥缝。赵文华一见许多银两，快活起来，随即上本保奏，满载而归。在路将二十万银子分作两分，将一分归入自己腰囊，一分着家人星夜进京送与严嵩。

正在得意的时候，忽然接得严嵩的书信，内言保他领兵平寇，已蒙俞允等语，不觉大吃一惊。即着妥当家丁，押着行李银两慢慢而来，自己倍道进京。

到得京都已是下午光景，也不暇到自己府第，即往相府去见严嵩。他本是严嵩的干儿子，往常直出直进，并无人拦阻于他。今日便也不等通报，竟进相府，向花园内严嵩新造的一座万花楼而来。

此时严嵩正同几个师爷们在万花楼上闲谈说笑，忽见赵文华走进，不胜大喜，连忙立起。赵文华即忙上前，请安行礼毕，便与众师爷一揖。

文华看这几个师爷都是严嵩的心腹，可以不必回避，也不及细叙寒暄，即忙问道：“恩父为什么保举孩儿领兵？孩儿的本领是恩父晓得的，今若领兵前去，岂不是送孩儿一条死路么？”

严嵩听了哈哈大笑道：“你且不必着急，且请坐下，待我慢慢的告诉你。”

不知严嵩说出什么话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施妙策双收名利 称私心满载金银

说出良谋妙计，果然名利双收。金银满载又何求，麟阁标名足够。此去山遥路远，何妨当作闲游。由他告急莫担忧，且自按程行走。

话说赵文华见了严嵩，说了一番胆怯的话头，严嵩哈哈大笑道：“你就这等着急，你且听我道来。”便将前日皇上怎样动怒，自己怎样没趣，众人怎样不敢领兵的话头，一一的对他说明。又道：“老夫之保举于你，老夫自有有一个计较在内，岂肯送你死路。你怎么这等的不明白么？”

文华见说，方将心上的这一块石头放下，定了神坐下，请问计较。

严嵩道：“我想岛兵之来，无非为着金银财宝，子女玉帛而已，其余谅他也不敢妄想。前日承你送我十万两银子，我也不要，你仍拿去，再一路下去，你只拣州县多的所在经过，设法问他要些银子，不怕不弄他几百万两。到得江南地方，然后差精细能干、口舌伶俐的人到岛营中去一番说辞，拼得送他百十万银子，与他讲和，叫他速即退兵，料他们必然应允。那时你可奏上一本，说岛兵已被杀退，皇上跟前我再与你周旋，说上几句好话儿，怕不加官进爵么？这个计较你道好不好？”

文华听说，顿觉如梦初醒，连称赞道：“好计好计，果然不差。孩儿照此而行，明日见驾之后，即行起程便了。”说罢均各欢喜，即留文华在相府用晚饭。

不一时摆上酒肴，都是山珍海味，民间办不来的东西。文华因在这里，便也绝不作客，即同着严嵩与众师爷挨次坐下，开怀畅饮。内中有一个师爷，是严嵩最合意的，姓吴，单名一个图字，外号天良，开言道：“我到不晓得赵大人的胆子如此的小。方才看他初来的时候那般形景，竟像个万分着急不愿前往的样儿。此刻听了太师的妙计，又这般的快乐，却是为何？”

文华笑道：“前儿是不晓得细底，故不得不着急。今儿听了恩父的一席说话，如开茅塞，怎教我不快乐呢？”说罢均各大笑。

文华因明日即要起行，不敢多耽搁时候，随即一同吃饭，吃毕之后即辞了严嵩并众师爷，出得相府上轿，回转自己府第。家人们接着，均各上前请安，叩见主人。

文华见押行李银两的家人，亦已回来，问了备细，知道行李已送进上房，银子亦交入帐房内去了。文华也不再问，随即向上房走进。

刚走至内宅门口，只见他夫人带着众姬妾门迎接出来。文华大喜，即与夫人携手同进内堂，夫妇叙礼毕，众姬妾们亦各向前叩见。夫人即问一路跋涉辛苦的事情，文华笑道：“也没甚辛苦，这个优差原是难得的，不到一月的工夫就得了许多的银两，你道快活不快活？目下又蒙严太师保举，领兵往江南退敌，一路又可寻他百十万银两。”

夫人究系女流之輩，听得此亦喜之不尽，忙问道：“妾身前日听见相公要奉旨往江南平贼，妾身吃惊不小。怎么倒能得许多银子？妾身委实不解，请道其详。”

文华见说笑，嘻嘻将严嵩所说的话一一说与夫人知道。夫人道：“原来如此！”

夫妻正在闲谈，忽见总管进来禀道：“太师爷那里差人送十万银子到来，特来禀知并请示下。”

文华听得，就知道方才严嵩说是仍旧还他的，即忙吩咐总管收下归入账房，他也不并将此款银两带去，落得自己受用，即将严嵩那里送银来的那人开发去了。因自己出门许久，与众姬妾疏阔的狠，便与众姬妾们说说笑笑，摩乳接吻，丑态尽露。夫人见了有些不好意思，便也进房安睡。

文华见夫人已去，时候又不早了，即忙拣一个平日最爱的姬妾名叫素芳的，拉着手儿到他房内去。众姬妾见了，知道今夜大家无分的了，遂亦一齐散去，各归自己房内，闷昏昏地睡下。

且说文华进房之后，见素芳卸去大衣，露出一身极俏的衣服，越显得粉妆玉琢，不觉极态横生，便也不顾死活，将素芳抱上床去，宽衣解带，叙了些久阔的事情。

正是欢娱嫌夜短，寂寞怕更长。方才朦胧睡去，勿听得金鸡已唱，只得起来。梳洗毕，早有那伺候的丫环，送上一杯参汤。文华也就吃了，又吃了些食物，以防上朝饥饿。丫环又将朝服并靴帽拿来。文华随即穿带舒齐，出得房门，丫环掌灯，照至中堂，已有那家人们在那里伺候，一

齐簇拥着文华出了府第。

到朝房内稍候片刻，早见九卿科道尚书侍郎等陆续到来，俱各相见问候毕，不一时，严嵩亦到。文华连忙上前见了。严嵩低低吩咐道：“少时见了圣上，总要气概昂昂，不可露出胆怯的马脚来。”

文华答应过后，还说些没要紧的话儿，以掩众人耳目。更有那一班文武官儿，上前与他道贺，文华略为谦逊。

正在彼此谈讲的时候，忽听得景阳钟响，龙凤鼓敲，净鞭三下响，天子坐龙庭。

文华因是初回，未敢擅进，只得稍候。文武各官连忙整顿衣冠，文东武西，进去朝见毕，严嵩即出班奏道：“今有兵部尚书赵文华从山东查办事件回来，不蒙谕旨，不敢擅入，现在朝门外候旨，伏乞万岁降旨宣进。”

嘉靖皇爷听说赵文华已回，龙心大悦，即忙降旨，着传宣官将赵文华宣进。文华即随了传宣官走进朝门，伏在尘埃奏道：“微臣赵文华，前蒙恩旨，着往山东查办事件，所有一切案情，业已奉表，上奏天听。在途又奉恩命，着即领兵前往江南平寇，臣故倍道回京，特来见驾。愿我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天子一见大喜，随即降旨道：“赐卿平身。”

文华谢恩起来，天子因岛寇紧急，也不暇问别的事情，即开金口道：“目下岛寇无理骚扰江南，苏常危在旦夕，朝中并无能员前往援救。前太师保荐贤卿有文武全才，可当此任，故特升卿为兵部尚书，速带河南山东两省人马前往，务将岛寇杀得片甲不回，方称朕意，倘能得胜回朝，朕自

当论功升赏。”

文华奏道：“臣智识庸愚，深恐有负委任，然既蒙万岁龙恩，敢不仰体天心，鞠躬尽瘁，誓扫岛贼以救万民于水火之中耶？臣即于今日辞驾前往，万望龙心弗虑！”奏罢即辞驾出朝。

天子宠眷异常，又降旨：“着王公大臣九卿科道，代朕饯送，以壮赵卿行色。”各官奉旨出朝，天子驾退回宫。

文华已于昨晚吩咐家丁，将行装一切齐备，故今日俱已伺候在彼。文华在朝门外等了严嵩，一同到他相府。严嵩一再叮嘱，不免又有一番说话，即命摆酒与文华饯行。三巡之后，文华随即起身辞过严嵩，又与他儿子严世蕃叙别。严嵩着世蕃相送出城，文华因欲回家一走，约世蕃在城外相等，两人暂且分别。

文华回到自己府第，将家人们唤来吩咐一番，又与夫人叙别。夫人也不免摆酒饯行。

话休絮烦，再说文华见诸事已妥，即着家人数十名，先将箱笼什物前途相等，自己也带领心腹家人数十名，骑着马出到城外，早见无数官员在那里摆着许多饯行筵席。文华随即下马，上前相见，略略领些情，独与世蕃讲了一番说话，即便上马望芦沟桥而去。这里各官也自回进城内。

文华将马加上一鞭，赶至前途，与家人聚会一处，一路只拣州县多的所在经过。一天不过行十里或八里，即便歇了。地方官沿途端正行轅，止少也得备十余处地方，方够他们主仆住下。起初因离京尚近，恐被御史们知道了，或者要参奏于他，故不敢十分放肆，凡事还肯将就。后来渐